弘明集卷第十二　　墳

梁楊都建初寺釋僧祐律師撰

習鑿齒與釋道安書

譙王書論孔釋張新安荅

鄭道子與禪師書論踞食

范伯倫書與王司徒論據食（并范重荅）

義法師荅范伯倫書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伯倫據食表并詔往反四首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

王者奏三首（并詔二首）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王事（并八座荅）

桓玄與王令書論敬王事（并王令荅往反八首）

廬山慧遠法師荅桓玄論沙門

不應敬王者書一首（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詔沙門不復敬天子并卞

嗣之等荅往反五首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

沙門書一首（并桓玄教一首）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

沙門名籍書一首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帝論檢

試僧事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爰録書
表者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
弗縻漢魏以来歷經英聖皆致其禮
莫求其拜而庾君專威妄起異端桓
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言則法
相永沉遠上弗論則僧事頻盡望古
追慨安可不編哉昜之盡爻不事王
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
有不屈況弃俗從道焉責臣禮故不
在於休明而頻出於季運也至於恒
摽辞略遠公辭玄雖全已非奇然亦
是敦勵法要日燭既寤俗之談予作
三撤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與釋道安書　習鑿齒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
承應真履正明白内融慈訓兼照道
俗齊蔭宗虚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
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
乎八冥玄味遠猷何勞如之弟子聞
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雲也弘
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真
无為降而万物頼其澤此本无心行

偖

而高下蒙其潤況衰世降步愍時而
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棄
不疾之輿以涉无遠之道命外身之
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
山氷結於一谷望閫風而不迴儀損
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
流四百餘年矣雖藩王居士時有奉
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
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
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
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
巖隱玄祖暢乎无生大塊既唱万竅
怒呺賢捂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
光景弥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
謂月光首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
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
明學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
下測道行之驗深經並往非斯而誰
懷道邁訓含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
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无上
之藏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
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
躡七寶之座暫視明揩之燈雨甘露於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三張　惜

豈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来之教復
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蕩濯於一代
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昌
去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慶閔繇暨遠頌序亦太肅相明皇帝雅好佛道手筆寫像
譙王書論孔釋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
審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
孔典謨訓誥靡不周備未有明述三世
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皆窮理盡性
照曉物縁何得忍視陷溺莫肯授接
曾无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綱弋
不射宿慱碩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觀
之益所難了想三三子揚搉而陳使剖
然有證祛其惑焉
張新安荅
仰復渕旨匪逆伊教俯惟未造鞠躬
汎對竊以為遂通資感涉悟藉縁誠
微良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
鍾啓發俟於悱憤夫妙覺窮理乃聖
乃神光景燭八維覩仰觀九有然而
運值百齡會均万劫者豈非嘉縁未
構故華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

文瑛載肅得明徹理歸指斥宗致祇
以纖顯婉成潛從冥達好生導三
世之源積善啓報應之蹤網宿昭仁
蒐苗弘信既以漸漬習成去殺日祛
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
物無韡熒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
文宣未旭非亘睽以異通諒理均而
俱躓者附會玄遠孰夷冒言謬犯不
踶輕率狂簡

與禪師書論踞食

鄭道子

夫聖人之訓修本袪末即心為教因
事成用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
也雖復形與俗異事高世表至於拜
敬之節揖讓之禮由中所至道俗不
殊也故齋講肆業則備其法服礼拜
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乎
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礼殷祗乎
拜事非偏坐所豫而以踞食為心用
遺儀為殷麤事理相違未見其通者
也夫有為之教義各有之至若般舟
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疎行之有理
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无所弘進非
苦形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

其恭肅之情而啓驕慢之言豈聖人
囙事為教章甫不適越之義耶原其
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矯枉之
中猶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
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
既其制三服行礼拜節以法鼓列以
次序安得企踞其關整慢相背者哉
在昔宜然則適事所至一日之用不
可為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問仁者
衆而復礼為本今禅念化心而守跡
不變在理既未於用又麁寄所未達
敢不布懷鄭君頓首

與王司徒諸人書論道人踞食　范伯倫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
二法昔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
言語不同用舍亦異聖人隨俗制法
囙方弘教尚不變其言何必苦同其
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不同
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
之意唯以雷同為美鎮之無主遂至
於此无虛於受人有用於必執不求
魚兔之實竟攻筌蹄之末此風不革
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正覺始明

玄宗自敷高座皆結加趺坐不偏踞
也坐禪取定義不爽後踞食之美在
乎食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
通制亦由寒鄉无絺綌之禮日南絕
氈裘之律不可見大禹解裳之初便
謂无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折中君
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
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
同今升齋堂對聖像如神在像中四
雙八輩義无云異自務之情寧可試
蹔不我釋公往在襄陽偏法已來恩
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報錫乘卑義
存同眾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
豈非存大略小理不兼舉故耶方坐
無時而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為
難嘗變取同為易且主人降已敬賓
有自來矣更諸義公了不見酬是以
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唾之餘
以弊怯弱之情

釋慧義荅范伯倫書

祇洹寺釋慧義等五十人敬白諸檀
越夫沙門之法政應謹守經律以信
順為本若欲違經反律師心自是此

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首也如來制
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无疑閉則莫
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
女人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
視其死亡无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
門無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來爲世
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來立戒
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
意專輙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
敢益其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
絶好新樂異之容而況三達制戒豈
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衆改偏
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爲美然
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
自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
偏二衆既无經律爲證而忽欲改易
佛法此非小事實未敢高同此寺受
持僧祇律爲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說
偏食法凡八議若元无偏食之制則
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牀上
所弃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
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
是沙門之秘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

今者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負道
不得不推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
本甘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繼諸檀
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
滅法之罪幸願三思令幽顯无恨

荅義公

荅曰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强氣猛
弗之尋可戒以防非无非何戒故愚
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
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略手
食之戒无用匙筯之文何重偏坐而
輕乎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
溺可援是為凡夫之疑果足以敗聖
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
如此則固守不為全得師心未足多
恠夏五闕文固守不為疑明慎所見
苟了何得顧衆而動企之為義意在
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
其居時有倨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
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
和了然罕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
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
之徒莫不沐浴鑚仰此蓋小乘法耳
便謂理之所極謂无生方等之經皆
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
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
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
推之便是無主於内有闍𨍏變辟之
於射後破夲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
法也
偏坐之家无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
企據外國之食多用於手誠无匙筯慧
義之徒知而不敢至於偏坐永為不慙
同自為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
與人同失賢於自伐其是推心樂同
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浅不
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昔守偏法

論據食表　　范伯倫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
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對揚
末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
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座過蒙眷誘意
猥辭訥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為恨畢
世无已臣近難慧義據食盖區區樂

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食下風已
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
通永制外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聖人
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
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
聖人因事制戒隨俗變法達道乃可
無律思夫其防弥繁用捨有時通塞
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
匠之善誘道無長一各信所見勘能
虚受乃至竟異於一堂之内不和於
時雍之世臣竊耻之況於異臣者乎
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為非
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无前定以兩
順為美不斷為大俟此而制河可清
矣慧嚴道生本自不企慧觀似悔始
位伏度聖心已當有在今不望明詔
孫發但令聖旨粗達宰相則下觀而
化孰曰不允皇風方當遠暢文軌將
就大同小異雖微漸不可長青青不
伐將尋斧柯故宜自逆及遠令无思
不服江左中興高座来遊愛樂華夏
不言此制揮公信道最篤不替其節
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

不正可測落髮而不偏攝如復可尋
禅師初至詣闕求通欲以故林入攝
理不可闕故不許其進後東安衆集
果不偏食此即先朝舊事臣所親見
者也謹啓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讃如
憶昜歸有許法駕既旋臣輙仰刊碑
上日皇帝讃正此三字而已專輙之
罪思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彼
齊若賜神筆數字臣死且不朽以之
弘奬風尚有益而無損万機
朕有未暇聖旨自可援之左史侍衞
之臣寧無自効之心裨諶世叔何遠
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冤蔍之意也臣
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来世
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
无報於聖世已矣盖首並結草之誠
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
詎知與慧義論攝食近亦粗聞率意
不異来旨但不看佛經无緣制以所
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
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
諸道人更求其中耶祇洹碑讃及不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二張　墳

常

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
酬甚以為恨

重表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穴偏見
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
令勑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
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
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沿其樂革
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今古辟舟
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
羊非直聞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為
家臣之區區一堂之同而況異俗偏
制本非中庸之教義生觀得象弘接
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敢
以多自助取長於人慧觀荅臣都无
理據唯褒臣以過言貶臣以干非推
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辞臣弘
亦謂為然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
恃此為救難乎自免況復司契在上
道辭知窮臣近難慧觀輙復上呈如
左臣以愚鄙將智而耄豈惟言之不
中深懼不覺其惽侍衛之臣實時之
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

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各而已伏願
陛下録其一往之至不以智拙為罪
復敢冐昧干繊竊恃古典不加刑之年
尚書令何充奏沙門不應盡敬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氷輔政謂
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
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同
門下承氷旨為駮尚書令何充及僕
射褚翜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奏
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
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翜散騎常侍
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
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
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
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
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
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庾
氷重諷旨謂應盡敬為晉成帝作詔
夫万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来矣達
觀傍通誠當无怪況阿跪拜之禮何
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
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遺槃辟哉固不

備

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
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
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
无情乎且今果有佛耶將无佛耶有
佛耶其道固弘无佛耶義將何取繼
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
方内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
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
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丕顯後世猶殆
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
昧依俙未分弃禮於一朝廢教於當
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之所
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
之於神明得之於胷懷耳軌憲宏摸
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
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
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凌度抗殊俗
之傲禮直形骸於万乘又是吾所弗
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
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
何述焉
尚書令何充及褚翜諸葛恢馮懷謝
廣等重表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
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
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
懷守尚書安昌子臣廣等言詔書如
右臣等闇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
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輙共尋詳
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
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
化賤炤炤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
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情妙且興自
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无
妖妄神道經久未有比也夫詛有
損也況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
之微增潤嵩海區區之況上畀皇極
令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
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
臣心竊所未安臣雖矇蔽豈敢以偏
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
聖令不為之制无虧王法而幽冥之
格可无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
察謹啓
成帝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

僃

所盡然其較略及大人神常度粗復
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
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
也豈曩聖之不達来聖之宏通哉且
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
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為治
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
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
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乱斯曩聖所以
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
備其事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
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
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
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耶
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翜等三奏不應
敬事
臣等雖誠闇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
夙夜思修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乱大
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
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專
然及為其礼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
篤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禮
敬哉每見燒香呪願必先國家欲福

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
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
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跡而
不失臣等慺慺以為不令致拜於法
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
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
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
省察謹啓于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事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
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
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
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
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
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
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
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
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
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
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
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
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
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

僧

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
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
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謂
八座咨　此一首出故事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
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
庚雖論竟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
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堯孔殊趣禮
教正乖人以髮膚為重而髡削不疑
出家弃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骸
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万劫世之
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
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
得致禮万乘勢自應廢弥歷三代置
其絕羈當以神明无方示不以崖撿
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令便使其致恭
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
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
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
以別咨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
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高肓
下官等不識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
覽謙等惶恐死罪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十九張　墳
肯

桓玄與王令書論道人應敬王事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
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
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
遅聞德音

王令荅桓書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剛男
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
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
唱辤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
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為二
論漏於偏見无曉然厭心處真如雅
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
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
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
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
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
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
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尋
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
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
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
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恭已不

悢悢於缺户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
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孝
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
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為功高
者不賞恵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
亦豈足荅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
猥見逮問輙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
奉耳顧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
恐死罪

桓難

来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
屈為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
心懺悔礼拜亦篤於事爰曁之師逮
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
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
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
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
極哉

来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
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
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强非
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

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儸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肓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為貴哉

来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絶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无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晋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撿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言之所益也今萬以祗敬將無弥濃其助哉

来示云功高者不賞恵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荅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无酬誠如来示然情在冈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恵

備

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
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乱
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絶
其敬哉
公重荅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
礼拜亦篤於事哉
荅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
塗既殊義无降屈故雖天属之重形
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
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
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
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
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
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荅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
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恵於所稟
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絶非
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廣迹之能
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

備

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强非常
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荅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
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
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
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
將无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
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万劫之
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
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
慈之心見又屬抑仲由之問亦似有
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
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
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荅曰重尋高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
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
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
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
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
晉人略无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
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

為之撿耳
荅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政以容
養之道要當有以啟耳非謂已然之
事無可啟之理也此盖言勢之所至
非僅然所據也故人不接王者又如
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
難曰此盖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
之所益今篤以袪教將无弥濃其助哉
荅曰敬尋来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
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来誨誠如来
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
誕今若千載之末淳風轉澆横服之
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
理而黙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荅云
不以人為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
迦之德為是深耶為是淺耶若淺耶
不宜以小道而乱大倫若深耶豈得
彼肅其恭而此蕰其敬哉
荅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
仰之徒弥篤其敬者此盖造道之倫
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
乃積行之所園来世之關鍵也且致

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
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
之謂也
桓重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
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
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
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
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是為
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
復何以過茲而來論玄津塗既殊則
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資
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
深居極豈得玄津塗之異而云降屈
耶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
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
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
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
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
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
生而不關万劫之塗夫以神奇為化
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
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

備

雲若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
舍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
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
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
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
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
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
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
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
生理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
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
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
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
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言而借以為
難如來告是敬為行首是冣敬之重
也功行者當計其為功之勞耳何得
直以称仰擇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
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
敬不可得无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公重荅
奉告并垂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
難厝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
才非拔幽特之研折且妙難精詣益

增茫惑但高音既臻不敢默已輙復
率其短見妄酬来旨无以啓發容致
祇用反側顧復詢諸道人通才鑑其
不逮公云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
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
然之性耳茍自然有在所由而禀則
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為宗致者
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
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
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絶處
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麁以及妙
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為神奇
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舍所
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
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
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无並今論
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
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荅所以云仁
善之行不然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
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律經所
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
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
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

備

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須
禍福交於目前且為仁由己弘之則
是而猶有弃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
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
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
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
國悟之者尠
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公
云行功者當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
以弥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
言曰以為佛道弘曠事數弥繁可以
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无
勸於事能勞弥仰宗極便是行功之
一耳前荅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
擬心宗躐其理難尚非謂礼拜之事
便為无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
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
期之所須也
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
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戢高
論不容閒然是以前荅云君人之道
竊同高言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
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

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申以
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
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
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
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
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
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
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辯如其
未允請俟高尚

桓重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
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
已令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
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
在苦耳八日已及令與右僕射
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
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
盡善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
想諸人或更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重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
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令復重
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頓白

馬之戀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
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
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
資禀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譬
猶荊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
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
於資始拂瑩之功寔已末焉既懷玉
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无以申
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
之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
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
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
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
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
用之其弊弥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
事得之濠上耳
公重答重虧嘉誨云佛之為教以神為
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師之為理在於
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
為道者也尒為師无該通之美君有
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析在三之
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
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二十張　琯　傳

平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
君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遐
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命庾桓施
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
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
敢當命也
廬山慧遠法師荅桓玄書沙門不應
敬王者書（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書與遠法師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
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
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
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
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
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
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
取君荅可旨付之
遠法師荅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
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
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
通之道設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
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

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
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
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
據貪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
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
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
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
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
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
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
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
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
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
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
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
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
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
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
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
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
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
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
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揞始於落簪

備

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
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
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
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祿之賢
同其素飡者哉檀越須者以有其服
而无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
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弥深非言
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
道則虛衿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
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
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
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
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
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
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
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
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
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
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
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
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
此而言雖无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
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

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去所執蓋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懣不覺涕泗横流

桓太尉荅 并詔傳沙門敬事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去內乘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无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

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
復所未之諭又去佛教兩弘亦有處
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
協讚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教
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无差
者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
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起白淨津梁雖
未獲須陁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
来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
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来示未能
共求其理便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
諭也想不惑畱常之滯而謬情理之
用耳

桓楚許道人不致禮詔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
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
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
禮也便皆使聞知　十二月三日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袤恪
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
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
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
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

常

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
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
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何緣尔便宜奉詔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
史臣馬範侍中臣嗣之言啓事重被
明詔崇中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
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
尊親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
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
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
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
順群心永為来式請如前所啓謹啓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
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
陛下至德圓虚使吹万自已九流各
徇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澤幽流无
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
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導達為功
自斯已還盖是餘庵之用耳神理緬
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无
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為恭王法
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内外咸得矣

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
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
不惧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
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
讃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
昇道化无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
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
鄉區區惜此更非讃其道也侍中祭
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
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
愚淺所逮尊主袛法臣下之節是以
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
臣闇短不達追用愧悚輙奉詔付外
宣攝遵承謹啓

元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
書 并桓玄教
桓玄輔政欲沙汰衆僧與僚屬教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
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為慇
懃在於絶欲而比者凌遲遂失斯道
京師竟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

以之傾匱名器為之穢黷避役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群境積不羈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寔汙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所諸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為阿練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遣所在領其戶籍嚴為之制速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遠法師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佛教凌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滑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正直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令飾偽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真者无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

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業
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是
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寘之在
昔是以前後書疏輙以憑寄為先每尋
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
檀越盛隆之化可今故諮白數條如
别疏經教所闢凡有三科一者禪思
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
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為本檀越近制
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
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者或多誦
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
年已宿長雖无三科可記而體性貞
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
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
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别白夫形跡
易察而真偽難辯自非遠鑒得之信
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
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
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冣其
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
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
大府以經高覽者則於理為弘想檀

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負道常近
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
本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
欲弃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
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
味者无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
叅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
救弊信有自来矣檀越每期情古人
故復略叙所聞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
名籍書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
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
神冥則沐浴弥深故尼父素室顏氏
流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反者
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憂
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
增愧賴聖主拯王復躬弘其道得使
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通緣皇澤曠
灑朽幹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虚
舟之寄大壑耳其来不以事退亦乘
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乱則振錫
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

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
心於一百代而須頻被刪符禾抄名籍
煎切甚急未悟高音野人易擺抱憂
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
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
伏願明公翦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
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亡
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昊簡
謹以上聞伏追悚息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皇帝論撿試
僧事

天保寺釋道盛啓昔者仲尼養徒三千
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
方履楚莊周詣哀公曰盖聞此國有
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
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
者著方履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
門無不對故知餘者皆為竊服矣釋
迦興世說四諦六度制諸戒威儀舍
利弗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為无
宗但自尒已來人根轉鈍去道玄遠
習感纏心若能隨意則合律科不尒
皆是竊服者伏願陛下聖明深照此

備

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道昔鄭子産
稱曰大賢尚不能叐失為申徒嘉所
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叐失若不叐
失必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
有典刑願勑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
乱聖聽盛雖耄病遠慕榜木敢以陳
聞伏紙流汗謹啓

弘明集卷第十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